



何冀平

600 不是一個大數字，但對一個話劇，一個要近百人參與演出的大型舞台劇，演出600場，不是一件輕易的事。《天下第一樓》自1988年6月12日首演，已經37年，換了4代演員，就在6月2日迎來600場。這一天，北京首都劇場，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舞台，台上台下一片沸騰。

37年前，當時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院長曹禺，把作者——大學畢業沒多久的我，兩位導演夏淳、顧威請到家裏，他從醫院回到家，坐在那張寫過數部經典劇本的古董書桌前，手裏拿着我的劇本，從下午談到掌燈，很興奮，完全沒有病容，從人物講到劇情，講到他最喜歡的結尾，最喜歡的最後一句台詞，告訴導演應該怎麼排演，不要太板正，上世紀八十年代，舞台上的主要人物還在不由自主地演「英雄」，他說：「要排得有趣，要明朗活躍，要玩着排……最後對我說，寫戲是清苦的，要寫下去。」3個月後，他來到劇院一樓大排练場看連排，連排是演員不着服裝、不化妝，沒有布景燈光的演出，演員不怕演出，怕連排，那時沒有「小劇場」，而看連排的「觀眾」，都不是普通人，面對面，曹禺一向不看演出，就看這種近在咫尺的排練，呈現的是無可掩飾的真實。

看過連排，不是一次，是5次，他走到我面前，握着我的手問：你尚且年輕，哪裏來的這些滄桑？我一時答不上來……之後，他為劇寫了劇名，還附一首親筆書寫的長

寫在六百場

詩，至今掛在劇院貴賓室。
《天下第一樓》之後一年，我離開劇院，定居香港。幾年後回北京參加一個活動，那時曹禺院長已經仙逝，他的夫人李玉茹女士，特別走到我面前，說：「他想對你說，他沒能留下你……」我眼淚一下子落下來，老院長師長，我記着你的話，繼續、繼續寫着。
《天下第一樓》已經600場，現將你為這部劇寫的詩，抄錄在這裏，與參與、喜愛這部劇的每一位同仁、朋友、觀眾共勉：
祝賀北京人民藝術劇院36周年院慶，獻給全院同志並賀《天下第一樓》成功。

你是淚水流下的水晶，彎曲曲的、長長的、尖尖的，想不出你是怎樣形象，卻又像夏晨的露珠，那透亮、水靈靈的，滿含無限的光明。水晶中神仙給你刻出一朵玫瑰，紅得像火，那是你的柔情、溫厚、善良，一雙魅人的眼睛，你又是一支青玉的筆：你畫出多少人物常貴、玉鵬兒……還有卑鄙、苦惱、憤怒，畫不盡的人性。幸爾你們都是我們當中的一個，你們有一天會是青天的神仙……（待續）



●演員職員慶祝完成600場演出，開心大合照。 作者供圖



鄧達智

終於來到早已訂立人間世上必達境地之一：Uluru。澳洲中部Outback（除沿海地區，澳洲絕大部分內陸為半沙漠乾燥區域）在方圓數千百里，除十數公里外，另一組幾塊巨石群Kata Tjuta之外，幾乎在平整地平線上，拱起好大一塊巨石（不是山，而是完完整整的石頭），就像杭州保俶塔所在寶石山，同樣是一塊巨石。

歷史地質研究認為這些極大的完整石頭，可能來自彗星掉落的碎片。
澳洲土人（Aboriginal Australian）認為這是開雜人不可踐踏侵犯的聖地，亦是祖先落葬的墳墓。百多年前白人發現這塊大石，不明所以就象他們海盜式漫遊七海的大洋時代，以白人侵略者及自己語言文字為中心，替背後頗具歷史的地方訂立名字。奇石曾經出現過不同名字：Hanging Rock、Ayers Rock等，以1873年，英國官員William Gosse定名Ayers Rock，沿用至1993年，為尊重土著先祖聖地，改回Pitjanjatjara族人的固有名稱Uluru，首先稱為Ayers Rock/Uluru，隨後更進一步在2002年改為Uluru/Ayers Rock，至此遊客不可以像過去爬上奇石，只能夠沿着石頭觀賞，走上起碼兩小時一轉。
某程度上，從中看到澳洲近代政府與國民對原住民某程度上的尊重，也是一種歷史文化的進步。曾經抱擁白人至上的澳洲，根本不讓其他有色人種移居，華人最早於百多年前便移居這個被稱為「新金山」的求生新世界的有色人種，以廣東中山人為主，他們比不少歐洲白人更早到達澳洲，雖然在不同程度上被歧視欺壓過，卻未被清洗。

一百多年前，從澳洲將家族生意分支回香港，再擴展至廣州及上海的四大公司：永安、先施、新新、大新的主人全皆中山

從澳洲奇石說起

人，門當戶對相互聯親，最著名的一對：永安公司家族第四代小姐郭志清（時裝女王，曾經名傳東南亞及歐美的Joyce Boutique主人）下嫁親戚先施公司少爺馬景華，從本來西人不了解中文名字，祖先姓氏被錯誤譯為Gokson（郭新），這之後Joyce Gokson變了馬太太Joyce Ma。

那些年在倫敦上課，至愛的課餘活動便是看電影，曾經住在市中心W2 Notting Hill，看電影當年只收2英鎊，痛快欣賞兩套經典或藝術電影。二十出頭歲月，猶似精力旺盛永用不完。每天大清早沿海德公園走45分鐘返學。下課沿當年高級時裝聖地Bond Street（當它是我的公共時裝圖書館）走向白金漢宮前The Mall大道旁的ICA（當代藝術館），或Covent Garden Whistles時裝店上班。下班後，匆匆跑到住所附近Gate Cinema或另類電影院Electric，看我至愛的廉價電影。其中兩套印象深刻的澳洲出品《My Brilliant Career》，以及澳洲奇石Uluru為主題的《Picnic at Hanging Rock》。從此之後，對每日從日出到日落，甚至漆黑的晚上被太陽及星月之光直射或折射，影響顏色不斷變化的巨石，留下極深刻印象，更視為一生必到目的地之一。



●澳洲中部沙漠紅土平原，中間突出巨石，世界奇觀之一。 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

馮小軍

馮小軍

馮小軍

馮小軍

馮小軍

馮小軍

馮小軍

馮小軍

馮小軍

馮小軍

馮小軍

馮小軍

馮小軍

馮小軍

馮小軍

馮小軍

馮小軍

馮小軍

看人高與看人低

有一次我們說閒話時猛地聽到馬棚裏傳來很大的動靜。一頭高頭大馬和共用一個食槽的騾子撕咬起來。雙方你踢我跳，一邊尕蹶子一邊嘶鳴。四叔急忙跑過去，用隨手抓起來的長柄笤帚打牠們，一邊吆喝一邊打，沒過一會兩匹騾馬停止了爭鬥。不過牠們一聲聲地打着響鼻，顯然是在宣洩情緒。

看着兩匹瘋狂的騾馬垂下來我緊張的情緒鬆弛了。我佩服四叔的本事，湊過去跟他說話：「四叔，馬和騾子那麼高為啥怕你呀？」四叔扭頭看我一眼：「這還用問！牠們的眼睛看啥東西都是放大的。牠看人就像咱們看大象，能不怕嗎！」我懵懂地點了點頭。想想平時幾歲的孩子也能管住高頭大馬，騎牛時牠們也很乖，認為四叔說得在理。沒過一會兒我看見來院兒裏閒逛的黃狗又問：「那小狗兒比人還矮，為啥老是汪汪叫着咬人？」四叔笑了：「你咋琢磨起這個來了？沒聽過『狗眼見人低』麼？狗的眼睛看東西跟牛、馬等大牲口相反，牠們睇人時會把咱們看得很矮小，所以不怕人。」

後來多少次聽人說起「狗眼看人低」這句話，知道它是用來罵人的，譴責那些高傲自大瞧不起人的傢伙。有時候往深處尋思一下又會湧現各種糾結的思緒。人家狗「看人低」是客觀的，由生理特點決

定，所以牠才有膽量對人狂吠，咬人大腿。牛馬等大型動物之所以任人使役也是牠們眼睛的生理特點決定的。而人用「狗眼看人低」的話諷刺那些小瞧別人的人完全是自說自話。它只說對了一半兒，引申意義卻別有用心。狗眼睛的生理特點決定牠把對象看小，完全出於本能而非故意，而人類說這句話顯然有了故意的成分。把不該看低的東西故意看低，反映的是人的心理在作祟。

當然這裏還有一個追尋真相的問題。人不是狗和牛馬，焉知牠們眼中的真相？不過四叔說的話源自民間，應該靠譜；科學家似也做過實驗，給出了與民間說法大致相同的解釋。地球上動物成千上萬，物競天擇地形成了食物鏈的排序。怕誰不怕誰，處在食物鏈的哪個層次一般要靠實力。而實力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眼力，它決定着自己對他者的認知，而認知往往是在行動的基礎。縮小對旁人的認知一定會高估自己，放大對旁人的認知無疑會低估自身。

不過，低估和高看並不都對自己有利。譬如狗和牛馬，把旁人看低或看高都一樣被人使役和轄制。人是萬物之靈，有成熟的生理和心理素質，所以取得了解釋世界的話語權和管理世界的控制權，可以整天自說自話，漠視動物的感受。這便是現世，我們人類統治下的現世。



呂書練

不斷更新。熟悉的茶餐廳，常去的百貨公司，吃着爆穀看電影的戲院，一間接一間地結業，看似經濟不景下的失敗者，實為科技衝擊下的退場者。還有可以代替「人工」的機械人來勢洶洶，科技給人類生活帶來方便，也同時傷害人類的情感。學會接受親友突然離去或事物瞬間消失，已成為必備的心理素質。

於是，「集體記憶」成為這股情緒的反映，也成為潮流，不但在字面上，更在行動中——「集體記憶」中的舊街道、舊建築，舊士多、舊茶餐廳（冰室），乃至啟德舊機場，甚至已被拆掉的「三不管地帶」九龍城寨等皆成為人們要找回的記憶，敏感的藝術家們更以此為創作主題或描繪對象，具體、細緻到某一個區或某一條街頭曾經出現的某一家餐廳或某一間士多，以及這家冰室曾經提供的熱烘烘菠蘿油、香噴噴西多士……
在上周結束的本屆「冉起當代」（Affordable Art Fair）和深圳文博會香港館，就看到香港中生代藝術家們不約而同以各自的方式「留住香港」，有舊照片、有鋼筆畫、有水彩畫，還有重現港式士多和港式茶餐廳的裝置作品等，彌漫着濃濃的懷舊味道。
茶餐廳是香港上班一族最常光顧的食

肆，價廉又便捷。記得20年前派駐上海時，寫字樓在淮海路上的力寶廣場，屬於商業中心區，附近都是高端商場和高級餐廳，以香港人的收入，價錢不貴。但我們的雜誌工作相當忙碌，沒有時間嘆世界，香港來的同事午飯和晚飯經常光顧的是附近一間港式茶餐廳。
餐廳由香港人經營，提供的不但是我們吃慣了的地道港味：奶茶、燒味、西士多、羅宋湯、咖喱牛腩飯等，還有令人親切的環境。我尤其喜歡它的明爐燒鵝，鵝肉色澤誘人，鵝皮酥脆爽口，配上酸酸甜甜的酸梅醬，相當開胃。沒空外出用膳時，也會叫燒鵝外賣。本來，我對食物不講究，對茶餐廳更沒有特別感覺，但在異鄉，走進這間名為「新旺」的茶餐廳，有一種回家的感覺。進來的是陌生的人，聽到的卻是熟悉的港式粵語，品嚐的是熟悉的美味，還不時遇到昔日在香港打過交道的同行和客戶，「原來你也在上海！」甚為驚喜。上海很大，餐廳很小，這裏卻成為異鄉人不約而來的聚腳點。

看着曾經陪伴自己成長的人、景和物日漸式微乃至消失，難免不捨。不過，如果經常看到，或同時在多個場合看到反映這種港式文化的懷舊作品，就會生疑問：我們到這裏來或我們重現這些地方，是緬懷美味、重拾舊情？還是當下空虛或迷惘？

細說星光

叢仁

《臨江仙》剛開播，賣點是「虐」，內地劇受歡迎的重要元素，虐心是一個必贏劇情，大家不妨回憶一下，過去你曾經喜歡過的內地劇，有多少套其實就是以虐心作賣點？尤其是古裝劇，愈虐愈精彩，愈虐就愈看得過癮，相信是人性的有趣之處，反而太幸福的劇情沒有市場。

本欄為迎合今周主題，隨意選了十套虐心品種，跟大家重溫一下當時看劇的心情，名單包括《長相思》（楊紫、張晚意）、《寧安如夢》（白鹿、張凌赫）、《蒼蘭訣》（虞書欣、王鶴棣）、《長月燼明》（羅雲熙、白鹿）、《琉璃》（袁冰妍、成毅）、《周生如故》（白鹿、任嘉倫）、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（楊冪、趙又廷）、《楚喬傳》（趙麗穎、林更新）、《東宮》（陳星旭、彭小苒）、《香蜜沉沉燼如霜》（鄧倫、楊紫）。

《臨江仙》被喻為2025年度最強仙俠虐戀，製作人于正，他的作品如經典宮鬥劇《延禧攻略》《墨雨雲間》等都廣受歡迎，6月6日開播的全新古裝仙俠劇《臨江仙》，邀請到白鹿、曾舜晞領銜主演，劇情講述兩人陷入長達三百

友善待人



喬山余宜發

自己總會覺得人與人之間應該以禮相待，沒有階級分別。就如娛樂圈一樣，就算你是貴為國際巨星，當遇到一些市民時，也應該好像發哥周潤發一樣，不分彼此，大家都是朋友。

我曾經分享過，在你居住的地方，每當在大廈出入的時候，總會遇上鄰居，但很少會互相打招呼，而大廈的保安員大多數都會很有禮貌地問好。自己是一個比較「多口」的人，當遇上或看見一些自己不懂的事情，便會主動詢問對方究竟為什麼是這樣？有時，在電梯內，遇上一個鄰居拖着小狗，而小狗非常活躍，很想衝過來舔我，當然牠的主人便會阻止。但我便會問：「其實我不介意，牠很有趣、很可愛。」這也是鄰居互相溝通的一個好方法。

自從去年12月搬到新的地方居住，發現這裏的管理員十分友善。因為我現在居住的屋苑，一共有4座，而大堂是沒有管理員，管理員只集中在屋苑的入口處，一個大的看更亭裏，如果你駕車進入或出門的時候，他們會主動幫你打開升降閘。每一次經過看更管理處的時候，他們很友善地帶着笑容舉起手跟我打招呼，通常我也會舉起手表示謝謝，感覺非常溫暖。

更溫暖的是，每逢到了晚上12點之後，大閘會被關上，因為我是個通宵工作的人，通常大概深夜一點半便會離開家回公司主持節目，但當他們聽到我的腳步聲之後，便會立刻走去打開大閘，有待我駕車離開。然後他們會很友善地充滿笑容說拜拜，有時都覺得不太好意思。

特別有一個長頭髮的女保安員，無論我出入，當遇上她好像以五星級酒店的禮貌對待我，感覺住在這個屋苑和諧又溫馨。

很想在這裏去表揚一些敬業、樂業的工作者，無論什麼職業，只要為自己的職業付出努力，就是一個值得被別人尊重的人。就正如我剛才所說，人沒有分等級，以禮相待和平共處，這個世界便會變得更加完美。下次當你遇上鄰居或管理員，也不妨主動跟他們打招呼或說聲謝謝。

道別年代的集體記憶

互聯網時代，新舊交替日益頻繁，周圍的人和物不斷更新。熟悉的茶餐廳，常去的百貨公司，吃着爆穀看電影的戲院，一間接一間地結業，看似經濟不景下的失敗者，實為科技衝擊下的退場者。還有可以代替「人工」的機械人來勢洶洶，科技給人類生活帶來方便，也同時傷害人類的情感。學會接受親友突然離去或事物瞬間消失，已成為必備的心理素質。

於是，「集體記憶」成為這股情緒的反映，也成為潮流，不但在字面上，更在行動中——「集體記憶」中的舊街道、舊建築，舊士多、舊茶餐廳（冰室），乃至啟德舊機場，甚至已被拆掉的「三不管地帶」九龍城寨等皆成為人們要找回的記憶，敏感的藝術家們更以此為創作主題或描繪對象，具體、細緻到某一個區或某一條街頭曾經出現的某一家餐廳或某一間士多，以及這家冰室曾經提供的熱烘烘菠蘿油、香噴噴西多士……
在上周結束的本屆「冉起當代」（Affordable Art Fair）和深圳文博會香港館，就看到香港中生代藝術家們不約而同以各自的方式「留住香港」，有舊照片、有鋼筆畫、有水彩畫，還有重現港式士多和港式茶餐廳的裝置作品等，彌漫着濃濃的懷舊味道。
茶餐廳是香港上班一族最常光顧的食

虐劇《臨江仙》

《臨江仙》剛開播，賣點是「虐」，內地劇受歡迎的重要元素，虐心是一個必贏劇情，大家不妨回憶一下，過去你曾經喜歡過的內地劇，有多少套其實就是以虐心作賣點？尤其是古裝劇，愈虐愈精彩，愈虐就愈看得過癮，相信是人性的有趣之處，反而太幸福的劇情沒有市場。

本欄為迎合今周主題，隨意選了十套虐心品種，跟大家重溫一下當時看劇的心情，名單包括《長相思》（楊紫、張晚意）、《寧安如夢》（白鹿、張凌赫）、《蒼蘭訣》（虞書欣、王鶴棣）、《長月燼明》（羅雲熙、白鹿）、《琉璃》（袁冰妍、成毅）、《周生如故》（白鹿、任嘉倫）、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（楊冪、趙又廷）、《楚喬傳》（趙麗穎、林更新）、《東宮》（陳星旭、彭小苒）、《香蜜沉沉燼如霜》（鄧倫、楊紫）。

《臨江仙》被喻為2025年度最強仙俠虐戀，製作人于正，他的作品如經典宮鬥劇《延禧攻略》《墨雨雲間》等都廣受歡迎，6月6日開播的全新古裝仙俠劇《臨江仙》，邀請到白鹿、曾舜晞領銜主演，劇情講述兩人陷入長達三百

年的婚姻糾葛。在傳統情仇敘事中融入「離婚仙俠」「夫妻反目」等橋段，開播前把原創劇本作高度保密，成功引來不少話題，于正形容《臨江仙》是個「新物種」，他對媒體表示有望再添一部炙熱虐戀的爆款好戲。
十套虐劇，其中有3套都是由白鹿主演的，她或許可被尊為虐劇女神，白鹿主演多部爆款劇，今年她與敖瑞鵬演的《白月梵星》也有不俗口碑。
在《臨江仙》中，白鹿與黑髮曾舜晞開心成婚，兩人婚後互動充滿愛意，隨即畫面一轉，白髮的曾舜晞將她囚禁還電擊，白鹿眼睛流着血淚傷心欲絕。她再歸來時穿着一套更精緻的大紅嫁衣，白髮的曾舜晞穿着新郎服等她，下一秒白鹿卻持劍刺向他心臟，劇情精彩讓全網驚呼。
四靈仙尊「花如月」（白鹿飾）與大成玄尊「白九思」（曾舜晞飾）本是同源共生的一對仙界情侶，卻因誤會反目成仇，經過決裂、喪子、虐殺等種種磨難，「花如月」與「白九思」在愛恨陰謀中苦苦掙扎，卻發現自己早已捲入另一場更大的陰謀，最後在三界即將毀滅的壓力下，兩人終於放下個人恩怨並肩作戰，拯救蒼生之餘，也把過往心結全部化解。



●《臨江仙》由白鹿、曾舜晞主演。 作者供圖